

原住民夢傳統與夢研究： 閱讀琳達·霍根《鯨族人》中的 夢書寫[✧]

阮秀莉^{*}

摘 要

夢為重要的原住民集體文化意識的表徵，許多原住民的夢文化、夢傳統，構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並參與日常生活的運作，至今仍然維持夢參與現實世界的原始活力。本論文探討原住民夢傳統所顯示的夢的文化形式、文化詮釋，以及夢的社會參與，並以這個面向閱讀原住民文學中有關夢的運用、夢的文化經驗與表達，開展夢的多元文化意義。論文分為夢研究和作品研究兩部分，第一部份為晚近夢研究的多元化概述，特別聚焦於原住民夢研究的轉向，闡述原住民夢的集體性和知識生產。第二部分以前述的理論建構，閱讀美國契卡索混血原住民琳達·霍根(Linda Hogan)的小說《鯨族人》(*People of the Whale*)，闡述書中夢的書寫和運用、夢的集體與個人意義、夢和環境以及公共事務的牽涉，以及夢文化的世界化成。夢的本質是流動不羈的，難以掌握；原住民的夢傳統更且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不拘場合互相穿透，沒有固定的形式可供定位，但也因為和西方現代性對夢的理解如此不同，因而另有一片難得的文化風景值得深究。

[✧] 本文初稿「原民主學與文化夢的解析：詮釋、跨越、連結與創造」發表於「科技部人文司 99-100 外文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政治大學，2012/3/23。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補助，支持這個具有探索性的計畫，以及助理葉雯雅協助資料收集、論文校對、修訂，並協助庶務工作。感謝論文審查人閱讀及建議，以及本刊編輯細心校閱。本文視討論的脈絡或使用的資料，使用全稱的原住民、美洲原住民、北美原住民、美國原住民、或印第安人。

^{*} 本文 102 年 9 月 6 日收件；104 年 4 月 28 日審查通過。
阮秀莉，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E-mail: rhjuan@dragon.nchu.edu.tw

關鍵詞：原住民文學與文化、原住民夢傳統、原住民夢文化、北美原住民、琳達·霍根《鯨族人》、世界化成

Indigenous Dream Tradition and Dream Study: Writing the Dream in Linda Hogan's *People of the Whale*

Rose Hsiu-li Juan*

ABSTRACT

The dream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indigenou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Retaining its primordial force in the indigenous world, the drea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digenous people's everyday life and social affairs. In view of attaining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indigenous dreams the paper explores indigenous dream traditions and dream cultures, delving into the dreams' expressive forms, interpretation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relating them to an indigenous wa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paper thereby asserts that the dream writing in indigenous literature arises from a particular dream poetics.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ly an adumbration of recent indigenous dream research and secondly a dream study of Linda Hogan's novel *People of the Whale*. The former draws attention to post-Freudian dream research with a focus on the cultural turn in indigenous dream study. The latter reads Hogan's novel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with focuses on the dream's involvement in collective as well as individual affairs, its implication for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indigenous world making. The dream is not separated from everyday-life reality in indigenous traditions, and approached both theoretically and literarily the otherwise esoteric indigenous dreamscape is revealed to be rich and meaningful.

KEYWORD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digenous dream tradition, indigenous dream culture, Native North Americans, Linda Hogan's *People of the Whale*, world making

* Rose Hsiu-li Ju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rhjuan@dragon.nchu.edu.tw

一、前言

夢是一種普遍的主體經驗，出入於虛實的模糊地帶。夢的傳統悠久，在前現代時期是重要的經驗表達模式，和宗教經驗有很深的關係，又如夢啟（dream vision）是中古世紀主要的文學形式之一，浪漫文學也經常從夢獲得超越的靈感。十九世紀以降，夢的公共地位逐漸衰微，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將夢的解析帶入現代性，詮釋現代個人內在的精神結構。舒爾曼（David Shulman）和史特勞沙（Guy G. Stroumsa）指出「對於佛洛伊德，以及對於現代西方整體文明而言，夢已經完全私人化：夢不再指涉另一個世界或個體之外，在公共領域也不具有任何合法地位」（12）。我們變成現代人，裡外斷裂，內在的風景隨同外在自然的他者化，起了根本的變化。夢湧自不可辨識的無意識，不再被人視為外在的啟發，以及和另類現實（an other world）或超驗時空的接觸：夢不再對人說話。夏禱在〈夢的使者〉文章中率言：夢與人的蛻變同步。

夢的影響力在現代西方日常社會裡已經式微，相對地夢的原型仍然普遍見諸非現代性的原住民集體經驗和文化實踐，形成重要的夢文化。夢為原住民重要的心智活動，慎重的公開分享或保密隱藏，至今仍然維持夢參與現實世界的原始活力。北美原住民靈視追尋（vision quest）的成人儀式是最知名的夢傳統之一，夢啟的代表可見於《黑麋鹿如是說》（*Black Elk Speaks*），澳洲原住民的「夢時光」（Dreamtime, Dreaming）則是持續傳承最長久的夢神話，¹ 台灣原住民的夢占則是我們最接近的例子。弗洛姆（Erich Fromm）稱夢為「被遺忘的語言（forgotten language）」，然而夢在有意義的夢文化中，被當作事件看待，有輕有重。

¹ 夢原初的神啟意義在原住民文化保留至今。澳洲原住民長久居住於大陸，隔離外界，擁有世界上最長久延續的文化史，他們相信夢來自「夢時光」（Dreamtime, Dreaming），也就是由祖靈和直覺所統領的境域。Vision quest 則參見 Bulkeley, *Dreaming in the World's Religions* 261-64.

如上述舉例，夢為重要的原住民集體文化意識的表徵，對於原住民世界觀和傳統生態知識（TEK）的形成，更具有關鍵的地位。原住民的夢傳統耦合於原住民對世界認知的系統，夢為知識、表達以及生命境界的載體。許多原住民的夢文化和夢傳統，構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參與日常生活的運作，和現代性以降的夢截然不同，展現具體的文化差異。本論文有鑑於此，探討原住民夢傳統所顯示的夢的文化形式、文化詮釋，以及夢的公共參與，並以這個面向閱讀原住民文學中有關夢的運用、夢的文化經驗與表達，開展夢的多元文化意義。論文分為夢研究和作品研究兩部分，第一部份為晚近夢研究的多元化概述，特別聚焦於原住民夢研究的轉向，圖繪原住民夢研究，以闡述原住民夢的集體性和知識生產。第二部分以前述的基礎，閱讀美國契卡索混血原住民琳達·霍根（Linda Hogan）的小說《鯨族人》（*People of the Whale*），闡述小說中夢的書寫和運用，夢的集體與個人意義，夢和環境以及公共事務的牽涉，以及夢文化的世界化成。

夢的本質是流動不羈的，難以掌握；原住民的夢傳統更且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不拘場合互相穿透，沒有固定的形式可供定位，但也因為和西方現代性對夢的理解如此不同，因而另有一片難得的文化風景值得深究。原住民族做夢事大，以夢鍛鍊詮釋以及鍛鍊連結，連結族人、共同命運、環境和超越之存在。總而言之，「有夢文化」鍛鍊不同的個人，鍛鍊會做夢、說夢、出入夢境、或讓夢境出入的人，有別於現代性所形塑的個人和群體。原住民的夢世界既多彩多姿又深沈奧秘，本文僅能管窺其一二。

二、晚近夢研究：夢的多元與多義

佛洛伊德《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出版一百年以來，夢的研究以深層心理學的詮釋為主。之後夢的領域被夢科學的生

理研究和認知研究所主導，多專注於普遍性的實驗和學理，少有具備跨文化敏感度的夢探討，缺少對其他文化的了解、認識、接納和欣賞。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於九〇年代左右接續夢論述的動力，出版一系列夢研究的專書（*SUNY Series in Dream Studies*），迄今至少有 27 部書籍出版，涵蓋宗教、哲學、科學、文學、文化和精神分析，觸及社會、想像、慾望以及近世睡眠科學和夢科學如 REM 研究，各層面的討論和跨領域的研究大大拓展夢的面相，也納入了夢與文化多彩而繁複的交會。

以紐約州立大學人類學學者芭芭拉·泰德洛克（*Barbara Tedlock*）為首的研究群，更早於七〇年代開始辦理讀書會和研討會，而後成立期刊，出版專書和選輯，試圖在文化人類學建立夢研究的地位。又如舒爾曼和史特勞沙主編的《夢文化》（*Dream Cultures*）選集把夢做為文化行為看待，研究夢的跨文化史比較。這些系列的探討和下文提及的各家理論，可視為後佛洛伊德的夢研究，走出普世皆同的夢理論，側重夢的多元與多義。

夢與宗教的重探見於凱利·伯克利（*Kelly Bulkeley*）的多部著作。伯克利致力於夢研究，著作繁多，有兩部收在紐約州立大學的夢研究系列，曾任國際夢學會會長，出身宗教學和心理學，基於宗教與夢密切相關，對夢有不同於佛洛伊德的關懷和申論。伯克利指出現代心理學在十九世紀中葉興起，成為夢的解析主流，在這之前都是用宗教的角度來考察夢、試驗夢，並對做夢的心靈提出理論，這是最早的夢研究。他的《世界宗教之夢研究》（*Dreaming in the World's Religions: A Comparative History*）探討夢的跨文化經驗，他認為所有人的睡眠和做夢都有共同的基本模式，各種人類的理論若只關注清醒的現實生活，將無法周全說明我們完整的生存。在他看來夢境裡是一個宗教世界，夢「與超乎人類的力量接觸、療癒苦難、連結群體，或為遭遇外力嚴重衝突時尋出路，」不一而足。夢是強大的媒介，引導個人的超越，並探索新的存在領域（*Bulkeley, Dreaming in the World's Religions 6*）。

伯克利對夢如此看重，重點在於夢是超越二元分立的最佳體現，夢最能夠置人於超越個我的處境，投身到一個夢中環境。伯克利進一步將夢的及身經驗，和特納(Victor Turner)在《儀式過程》(*The Ritual Process*)一書中提及的儀式交融經驗(*communitas*)互做比擬。夢經驗同於儀式經驗，在儀式中人置身於門檻闕限，處於模稜兩可的境地，非此非彼，一體同感。本文認同做夢具有同樣的效力，超越理性的設限，進入一體交融的經驗，挑戰我們的身份、屬性和認同。夢引領我們進入另類世界的網絡，向各方延伸，到無意識、到自然世界、到人類的集體心理經驗。夢是時空的超連結，出入精神與物質、身體與環境、個人與群體、經驗與超驗。

夢是非線性邏輯，看似四面而來八方而去，沒有邊界。然而什麼人做什麼樣的夢，什麼文化、什麼環境激發什麼樣的夢，還是有跡可尋。在夢的茂密叢林中，原住民的夢文化和夢傳統自成一格，而且輾轉延續迄今，爰有本文之探討，深究原住民夢的文化型式、夢的社會參與，以及夢的鍛鍊和夢的敘述。

三、原住民夢研究的轉向：人類學篇

泰德洛克在〈美洲印地安人的夢分享和夢詮釋〉(“Sharing and Interpreting Dreams in Amerindian Nations”)說，美洲印地安人再現的夢不是自成一套的文法和理念，而是在每日生活的活動中運作，其詮釋、運用、操作不只是個人行為，而且是社會行為，和社會行動連結(88)。

泰德洛克指出七〇年代中期社會理論和實踐開始重大的調整，人類學者轉向用他者文化的知識體系、條理和語彙去描述他者文化的意義，在這樣的知識新環境中，民族誌學者不再將夢當作博物館收藏一樣分類清點，去支持自己的理論，而是關注原住民夢的詮釋系統，以及複雜的溝通過程，並參與說夢的實況和經緯脈絡(Tedlock, *Dreaming* ix-x)。

有鑑於此，泰德洛克 1982 年籌畫「跨文化觀點的夢」研討會，為人類學的夢研究開闢新方向，重啟夢研究的活力，走出邊緣的位置，在人類學取得地位（Tedlock, Preface xi）。研討會後續成書，書中泰德洛克試圖將做夢的經驗放在溝通的脈絡下來討論，將「做夢」（dreaming）視為一個活動，而不只是一個被研究的客體，並且跳脫將清醒與夢境視為二分的狀態（Tedlock, “Dreaming and Dream Research” 29）。其後創立的期刊《夢》繼續廣納各家理論，她在〈夢的新人類學〉（“The New Anthropology of Dreaming”）說，人類學的夢研究不再只是收集非西方人的做夢報告，當作客體的記錄分析，而是在地在境的參與、互通和分享，一起說夢、解夢，運用在地語彙呈現互文化的社會心理動力過程，入微而細緻（Tedlock 161）。² 泰德洛克在另一篇論文〈夢的詩學和靈性面相〉（“The Poetics and Spirituality of Dreaming: A Native American Enactive Theory”）說，美國原住民起始於個人的夢境，經過說夢、解夢、演夢，轉化成為宇宙通道，到另一個維度的現實。這種具有力量的夢更接近藏傳佛教的夢瑜伽，而不是歐美傳統所謂的清明夢（lucid dreaming）。

在世界的另一端紐、澳、大洋洲原住民的夢研究，也轉移理論先行的路線，發展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研究。西爾薇·普娃麗葉（Sylvie Poirier）為法國人類學者，八〇和九〇年代長期在西澳沙漠田野調查，與原住民共處，她的民族誌記述和人類學著作《充滿關聯的世界：旅程、夢與事件》（原為法文 *Les jardins du nomade: Cosmologie, territoire et personne dans le désert occidental australien ; A World of Relationships: Itineraries, Dreams, and Events in the Australian Western Desert*）對西澳沙漠原住民夢傳統有深入的瞭解，探討其文化用途，以及可能的社會作用。普娃麗葉透過分析祖靈規訓、「有情知」之大地、和人的能動力三者之間互相的關係，探究當代西澳原住民的知識系統和律法，同時探討夢和做夢的

² 本論文後收錄於 *Dreams: A Reader on Religious,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Dreaming*. Ed. K. Bulkel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249-64.

文化體系，以及其社會化的過程，融合複雜而多樣的理論和實證材料，對澳洲原住民的社會性、歷史性、文化變革和儀式的創新動力提供了新的洞見。

普娃麗葉的論文〈「這是好地方，我們是善夢的人」〉(“This is good country. We are good dreamers”)引用澳洲原住民藝術家 Napangarti 的話作為篇名，此話的意思不在於夢帶來資源和豐收，而在於夢是思想、照護、感受，以及和地方建立關係的一種方式，如此地方也會敏於回應並還以善報；而做夢是經驗、日常活動和行動參與的方式之一（113）。

和泰德洛克及普娃麗葉所見略同的學者如 Waud Kracke 說原住民做夢是一種「形式獨特的思想方式」，而夢是「意象式的思維（imaginal thought）」（52）；Ellen B. Basso 說原住民之夢是一個「互動式自我（interactive self）」的經驗（92）；John Homiak 說夢充滿「跨人際的意義（interpersonal meanings）」（243）。夢中的靈視建立在集體的創造，涉及複雜的象徵系統，並成為集體的口傳展演，有時近乎神話的生成。

這些深度參與並觀察的人類學研究結合文化和社會理論，給原住民的夢研究帶來新面向，也同時開展夢知識、夢理論和夢詮釋的眼界。

四、北美原住民之夢研究

北美原住民夢傳統非常發達，但缺乏學界正面的重視。伯克利的夢研究從宗教入手，他指出散居在美洲各地的原住民並沒有一致的信仰，但是他們各自的信仰傳統幾乎共有的靈性原則就是深深的敬畏做夢的力量（Bulkeley, *Dreaming in the World's Religions* 251）。雖然如此，相關人類學的調查、記載、分析和詮釋，卻不若儀式探討來得多。民族誌雖然已經公認夢在北美原住民社群的重要地位，但是夢在原住民文化扮演的角色，以及和宇宙觀、宗教價值、神話、儀式和傳統律法的關係，

往往只是簡單地定義，或經常被貶謫到附屬層次的詮釋。本文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夢的流動性難以掌握，沒有固著的形式可供定位，還有與日常生活不拘場合互相穿透，但也因為如此，原住民的夢傳統和夢文化值得深究，可以打開比較夢研究的新頁。

美國著名的蘇族學者和原運領導者范·狄羅瑞亞(Vine Deloria, Jr.)在榮格(C.G. Jung)訪美的時候，就看到蘇族夢傳統和世界夢研究交會的重要性。榮格於1925年1月參訪新墨西哥州道斯部落(Taos)，並和耆老Ochwiay Bianco(Mountain Lake)有數小時的晤談，對榮格有深遠的觸動。榮格的夢解析廣納異文化，從集體無意識看到夢的原型結構(archetype)，超越個人的表層經驗，更接近原住民的夢世界。榮格的夢解析相較於佛洛伊德更能契合原住民的夢傳統，他和佛洛伊德因為對神秘經驗的意見不同而分道揚鑣，對他而言夢的由來不只是受壓抑的無意識，更是來自不可測的生命源頭，從集體無意識的海床浮現在個人心靈深處，以自古以來形成的原型意象出現。

狄羅瑞亞認為原住民文化和榮格學說在深層的哲學層次可看到共通的地方，榮格的心理系統可以作為美洲印第安人和西方兩個世界之間的橋樑，他整理比較蘇族傳統與榮格學說，以榮格所謂的「原始心靈」回應榮格，涵蓋宇宙論、家庭、動物關係、靈視、聲音，和個體化，同時也反駁榮格文化優越的一面，工程龐雜，一方面將蘇族的心靈透過榮格學說傳達給西方的心靈，另一方面以蘇族的北美原住民文化，闡明榮格有些來自直覺而頗受西方學界爭議的見解。狄羅瑞亞累積十年的筆記，未能真正完成，2005年去世後由其子菲力普·狄羅瑞亞(Philip J. Deloria)和榮格學派心理分析師伯恩斯坦(Jerome S. Bernstein)整理遺作成書《榮格與蘇族傳統：夢、靈視、自然與原始》(*Jung and the Sioux Traditions: Dreams, Visions, Nature and the Primitive*)。

伯恩斯坦認為狄羅瑞亞這批筆記意義非凡不容散失，他和范·狄羅瑞亞一樣，看到榮格的心理學是唯一可以從西方的角度，理解印第安文化的西方思想系統。透過榮格的獨特視角：集體無意識、心靈力與心靈

體 (the psychoid and the subtle body)、自我、高度重視神話，以及用以解釋文化和個人心理的原型理論等，可以捉摸美洲印第安深層的世界。范·狄羅瑞亞的大工程未竟其功，未來大概也很難有人能兼具深厚的雙邊修養，和原住民的文化養成，以疏通原住民和西方兩大系統。

北美原住民的夢研究目前最具參考價值的專著為李·爾文 (Lee Irwin) 的專書《追夢的人：大平原區美國原住民的靈視傳統》(*The Dream Seekers: Native American Visionary Traditions of the Great Plains*)，也是閱讀原住民夢文學最有關的文化參照，值得深入認識。爾文的區域研究和伯克利的泛宗教研究互相呼應，兩者都從宗教情境入手。爾文的夢研究，以大平原區原住民文化為範圍，有充分的資料和深入的解釋。爾文在論文〈平原女性原住民的啟示之夢〉(“Sending a Voice, Seeking a Place: Visionary Dreams Among Native Women of the Plains”) 開宗明義指出，大平原區許多原住民部族對於「夢」和「靈視」(vision) 的用語或陳述並沒有區別，同一個字可以指「夢」也可以指「靈視」，兩者皆可於睡眠或醒覺的時候發生，可以來自神靈或其信差，可以是視覺的、聲音的或是說話的各種形式。在靈視文化裡，夢和靈視常是一體兩面，使用共同的語言，不分彼此，而且歷史一樣久遠。

夢對平原區原住民宗教世界觀的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夢研究的地位相當邊緣，加以對夢經驗有許多偏見和刻板印象，形成許多障礙，而對夢的偏見，也相當於對原住民的偏見。爾文在《追夢的人》耙梳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葉的文獻，考察平原區二十三個部族 350 個靈視之夢的民族誌和宗教記載，圖繪所牽涉的神話、生態、個人和社會的各層次，從而理解平原原住民的世界觀，具有經驗和實證的基礎。

《追夢的人》從文化差異的立場出發，提供了重要的原住民夢的文化解析。爾文感嘆美國主流文化對夢太不瞭解，不若原住民文化重視夢。「我們忘記夢或不留心我們的夢，對種種不請自來的意象和意識活動不放在眼裡，這是因為我們的文化環境不支持夢，也沒有方法讓夢來改造和活化我們的知覺」(*The Dream Seekers* 9)。現代性文化獨重理

性，區分清醒和做夢，把夢歸為不理性的心智作用；然而對平原區原住民而言，夢境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並沒有明顯的區隔，是連續的，有一致性，只是不同的狀態。爾文和伯克利一樣，強調夢掙脫理性的束縛，觸及深層的心智，匯通虛實，開展新的覺知，鑄鑄不一樣的見識，並且顯現個人和集體的深度歷史。

平原原住民的夢世界裡充滿生動的意象以及情感的張力（Irwin, *The Dream Seekers* 16）。靈視夢境的世界不是霧中看花的影子世界，夢中是「一個生動的、高能量的世界，充滿感官參與、戲劇、移動、飛翔和接觸」，情景歷歷分明、栩栩如生，對夢者而言這是千真萬確的身心經驗（Irwin, *The Dream Seekers* 64）。在靈視世界裡，實證經驗不是指經驗外在可度量、可感覺、可測試的清醒世界，而是夢中活過的經驗以及展開的知覺，進入無邊而開放的總體宇宙，帶來轉化和力量。夢中經驗和現實世界兩相摺疊，感同身受，密不可分。夢如此不斷地整合到生活世界裡，融入持續發生的事件中（Irwin, *The Dream Seekers* 65）。

猶有甚者，夢是人和自然界的溝通管道。自然世界在平原區原住民的文化認知裡是有生命的，夢和靈視是知覺自然生命最根本的方法之一。做夢代表進入夢中強大的領域，直接經驗自然的生命，在夢和靈視中人的意識轉化，而自然世界也透過靈性接觸成為社群的一部份（Irwin, *The Dream Seekers* 31, 28, 42）。

對傳統的平原區原住民而言，「做夢在本體世界具有優先地位，被視為知識和力量的主要來源」（Irwin, *The Dream Seekers* 19）。夢可以架構、組織集體的現實，為社群所共感，並帶領、驅動個人的行為和社群的行動。西方主流文化的知識基礎經常是理論的運作，依賴抽象、知性的規律，相對而言，夢者的知識具有很強的體驗性質，具有情感和意象的基礎。對平原區原住民而言，「做夢是一種知識的形式」，「說理也可以是一種靈性活動，分析也可以是創造性的行為」（Irwin, *The Dream Seekers* 21）。獨尊理性是現代文化的偏頗，抹殺直覺的活力和跨界的連繫。

靈視之夢激發有意義的行動，形塑信念、思想和認知，並影響社群的經驗樣式和詮釋模式。是故爾文所描述的原住民世界，靈視夢境經過文化機制的化合，成為生活的基石之一。以爾文的用語來說：社會、個人和靈視經驗互相摺疊，經由敘述、詮釋和儀式轉化成為行動，進入生活世界的範疇。生活世界由對話性、演示性和詮釋性的靈視事件共同構成，一代接一代不斷的詮釋、再詮釋並且將之脈絡化。這是一個由敘述所賦予的世界，過去和現在都在敘述裡並存。所有有關信仰和模範行為的敘述，總和起來就是文化的準繩和尺度，用以衡量個人的經驗是否合宜。是故平原區原住民文化依循的不是一套無上的標準、沒有伸縮性的結構，而是受到傳統加持，不斷浮現，不斷輪轉的想法、行動和敘述，多元而且主題不一，透過儀式的佈達，在形式上具有連貫性和凝聚力（Irwin, *The Dream Seekers* 66）。

爾文所闡述的平原區原住民夢文化，紮實的扎根在物質環境和非物質遺產，讓我們大開眼界，看見夢的多孔多義、內外滲透，認識夢是平原區原住民人生不可或缺的一環，是平原區原住民靈性參與的管道，透過敘述和儀式的機制，夢的轉化性體驗成為現實人生和行為的準則。爾文的研究提供原住民夢文學的最好參照座標。

爾文以研究者的立場考察平原原住民夢傳統的民族誌，墨美原住民裔學者和醫者沛琪霞·岡薩雷斯（Patrisia Gonzales）則以實際經驗和學術條理現身說法。岡薩雷斯是 Kickapoo、Commanche 和 Macehual 三個印第安族的後代，族人跨越當今美墨邊界。岡薩雷斯專長為原住民知識和傳統醫療，以及相關的哲學基礎和世界觀，視角跨越南北美洲。她的書《紅人傳統醫術》（*Red Medicine*）特闢一章〈夢的儀典：巫士醫術之夢〉，（“Dreaming Ceremony: Medicine Dreams”）說明夢的地位和重要性。

岡薩雷斯家族中的女性繼承數代的傳統醫療家業，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互相分享做的夢。岡薩雷斯視夢為夢中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共同創造過程，「夢是知識所在，是知的一種方式。夢組織經驗，解釋資料，

是診斷疾病和失衡的方法」(Gonzales 171)。夢者透過夢收集資料以及尋求指點，許多著名的美洲藥師、神聖知識的傳人和傳統治療師透過夢而獲得啟蒙。夢是和生命力量建立關係的一種手段，提供創新和睿智的行動。岡薩雷斯透過夢重整原住民知識(İK)，並發展巫士傳統醫療的洞察力(169)。

綜上所述，原住民的夢傳統和現代性世界的運作可說是南轅北轍。從泰德洛克以社會溝通為基礎的原住民夢研究，到普娃麗葉的澳洲原住民，到爾文和岡薩雷斯的北美原住民，勾勒了一個原住民夢世界的輪廓，夢扮演知識的橋樑、超驗的管道，對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行動舉足輕重，原住民夢的文化形式也給原住民的夢文本建立了深層探討的基礎。

五、原住民的夢文學書寫：琳達·霍根的《鯨族人》與世界化成³

北美原住民的夢文化傳統深廣悠遠，由上述的研究可見一斑。夢傳統散見在北美原住民的現代文學中或化合在文本背景中，作品中可見夢的敘述、夢境的運用、夢的變形、或涉及夢文化、夢傳統，以及如夢的書寫，如 Thomas King (*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 《草長青水長流》), Golden Henry (*The Light People*), Sherman Alexie (*The Lone Ranger and Tonto Fistfight in Heaven*), Louise Erdrich (Fleur series), James Welch (*Fools Crow*), Tomson Highway 的戲劇，還有 Greg Sarris 的傳記 *Mabel McKay: Weaving the Dream* 等。然而，夢傳統的原住民跨文化元素經常被當成印地安符號，視而不見，並未看到這條貫串的線索，或只看到表面的情節和主題鋪陳的層次，未能深入連結原住民夢的現象學和社會學。原住民的夢傳統連結信仰世界，見諸日常生活或神聖儀典，形諸制

³ *People of the Whale* 中譯部分多採用刁筱華 2010 譯本《靠鯨生活的人》，但書名則用《鯨族人》。引用的文字，同時註出中英文版頁碼，先英文後中文。

度、習俗或律法，可影響全族或個人的行止決定，是建構原住民認知、知識系統和世界形塑的要素，如前文所闡述。本文乃以霍根的《鯨族人》為對象，以爾文的研究為基礎，演示原住民文學中夢的知識生產，和另類世界的關聯，以及在文學中夢文化所顯示的原住民世界化成。

原住民超連結的夢，有如一個臍帶，成為超越人類世界以外（*more-than-human world*）的樞紐。佛洛伊德有「夢之臍」的說法，他在《夢的解析》說：每一個夢境裏至少都有一點無法徹底檢視，這一點就像個肚臍，是與未知連結的點（2, 143）。「夢之臍」用來指涉夢裡根本無法瞭解的糾結中心，所有佛氏精神解析方法的極限，只能留白不明（Sigler 19）。本文則轉換風景，在原住民夢景（*dreamscape*）的脈絡裡，將「夢之臍」的臍眼，視之為臍帶之門，連結另外的未知（*unknown other* 或 *Other*）。夢是轉圓、門檻、臨界域閥，向未知再跨過去一步，跨進另一個能量力場，是想像、心力和願力匯聚之地，並構成原住民世界地圖的另一個維度。

有關原住民世界化成（*worlding, world making*）的論點本文酌採謝永平（Pheng Cheah）的他者世界概念。謝永平的世界文學論述有其後殖民論述的脈絡，從歌德的世界主義，以至於全球化，到第三世界文學的進場，提出第三世界文學的世界化成，將世界文學的化成進一步轉譯為第三世界文學的世界創化，進而轉化當代的世界文學。謝永平用索馬利亞知名作家 Nuruddin Farah 的小說《禮物》（*Gifts*）做為示範，被世界銀行和全球資本破壞的索馬利亞世界，如何堅守、修補、抗爭，並透過互相扶助和不斷的說故事，編織自己實存的世界。世界文學的規範意義在於認清「世界」與「全球」不同，看透全球交換市場的宰制，只有地方有自己的世界可言時，才有廣納百川的世界文學，有世界歸屬。謝永平的「世界」，不是地球儀上的世界，而是如海德格所揭示的與他者同存（*being-with*）的世界。本文擷取這個脈絡的世界化成主張，看待原住民的世界創造，進入原住民夢文化，以及原住民獨特的與他者同存（*being-with*）的世界，以霍根《鯨族人》為具體的討論文本。

夢一直是霍根的文學方法，她在《太陽風暴》(*Solar Storms*)寫道：「我們只是大地許多夢中的一個，而且我知道我們只是一個小夢。人的內在有個地方，進入夢境，和土地說話，就如同北方之人在夢裡找到方位」(170)。《鯨族人》中的夢文化更是傳統原住民社群中現實生活情境的結構元素，與爾文、伯克利、岡薩雷斯所勾勒、闡釋的原住民夢行動、知識系統、詮釋、儀式、生命禮儀，互為對照發明。從前述的原住民的夢研究，可見夢傳統深切的關係到原住民自我認同、土地倫理、文化記憶、神話故事、傳統印記、當代處境、歷史記憶、祖靈信仰、生態維護等。透過小說的世界化成，我們得以看到夢如何化合在原住民的世界，形構原住民意識，成為原住民的世界的一部份。

霍根的小說《鯨族人》，以馬卡(Makah)原住民為藍本，想像捕鯨族阿契卡印地安人(A'atsika)的故事，書寫西北海岸原住民的海洋文化。⁴小說的背景為書中人物參加越戰和重啟捕鯨傳統，夢則是維繫阿契卡世界的文化肌理。夢是阿契卡世界化成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夢在阿契卡人的常規、常理、日常生活中運作，連結實存生活和精神世界，以及人類和非人類世界，建構世界關係，是謝永平所說的創造成為世界的行動(worlding, world making)。在阿契卡世界化成的層次，夢充滿意義，因為夢存在一個充滿意義的脈絡中。就原住民夢書寫的觀點而言，《鯨族人》是重要的創作型民族誌。

阿契卡族認同自己是鯨族人，由於外力入侵，內在的物物相關的精神斷裂，使得深厚的人、鯨關係變質，文化傳統面臨嚴苛的挑戰。鯨族人遭遇的滄桑史，可以追溯到「西班牙人、俄羅斯人、英國人、教師和美國傳教士。一九一〇的流行性感冒使得逾四分之三的族人死亡，大型

⁴《鯨族人》小說肇始於美國西北原住民馬卡族重啟捕鯨傳統的爭議，馬卡族1996年申請捕鯨，1999年成功獵得一頭灰鯨，引發爭議和媒體爭相報導，原住民和保育團體爆發激烈衝突，霍根關切並參與了這個爭議，持反對立場，並受美國國家地理協會邀請與自然書寫作家布蘭達·派特森(Brenda Peterson)合著《目擊：灰鯨的神秘旅程》(*Sightings*)，費時七年。霍根為契卡索和德國混血原住民。

捕鯨船幾乎使鯨魚趨於滅絕」(106/113)。⁵ 外力進入，動搖根本，更甚於破浪、海嘯的崩刷和破壞。

捕鯨是阿契卡人的傳統，攸關阿契卡人的自我和文化認同，為重重的意義系統所維繫，夢是其中的一環，和儀式、神話、頌歌、習俗、圖騰、親族關係環環相扣，在現實織就一個夢境層次的世界：人是鯨魚的延續，他們是鯨族人；人以頌歌對鯨魚乞憐懇求，鯨魚呼應他們的歌唱前來；漁人死於海上，也化為鯨魚，迴游並歸來滋養族人。人鯨的關係淵源流長，代代持續不斷，烙印在阿契卡人的想像地圖中，也是他們生活的現實。正如爾文指出平原原住民的夢和靈視不可切割，靈視與夢在《鯨族人》中既是寫實又是譬喻，烘托出阿契卡族捕鯨文化的要義，以及和海洋的靈性關係。亦如同爾文在《追夢的人》不斷提到，在平原區原住民的文化認知裡，自然世界是有生命的，夢和靈視是知覺自然生命最根本的方法之一。在夢和靈視中人的意識轉化，做夢代表進入夢中強大的領域，直接經驗自然的生命，而自然世界也透過靈性接觸成為社群的一部份（參見第四節）。

(一) 維特卡 (Witka)

小說以維特卡的孫子湯瑪斯出生開始，章魚神奇的上陸住進岩洞，有人認為此事不尋常，恐是災厄的化身，有人則拿閃亮的珠寶、鏡子來供奉，因為維特卡在海裡被章魚取走了結婚金戒子，族人因此以章魚所好討章魚歡心。阿契卡人日夜與海族共處，不論是在海中實境與之共游或搏鬥，或是在述說的故事和神話中與海族的遇合，阿契卡的文化想像和文化圖示裡 (cultural schema)，充滿海族的印記，章魚的故事因而兼具魔幻和寫真。

⁵ 引文頁碼先英文版後中文版。

阿契卡人向海洋討生活，老海人維特卡是阿契卡海洋族群的勞作典範，他和海洋密不可分，為族人所倚賴。老海人優越的能力最具體的表現是海中屏息的能力和做夢的能力，維特卡從小學習歌謠和祈禱，到了五歲左右，「他已夢過水中山谷的地圖、礁岩和褐藻林的風景，以及海流的語言」（19/31）。他喜愛海中的事物，也明瞭其中的意義。在夜晚他夢見海中事物每天的變化，那都是美麗的夢境，他深深愛著海中世界。他對母親說：「你應該來看看閃亮的魚群繞圈圈」（19/31）。及至長大成人，維特卡則以他的肉身造訪他所夢見的海洋世界，出入海陸之間，成為漁人的領袖。維特卡做夢的能力代表超越的能力，跨越人類的有限世界和物種，世界在夢中都是活物，夢引渡人和海，把夢中的生命力量引渡到現實世界。維特卡的夢中世界，即是阿契卡人的海洋世界，深深刻畫在文化記憶中，超越時間、空間。在夢的無限時間中，小維特卡早已浸淫在阿契卡世世代代泅泳的太平洋濱中，接受夢中世界和現實世界的教導。

（二）馬可（Marco）

做夢的能力隔三代才又發揚光大。老維特卡的傳人是他的曾孫馬可，和他一樣是天生的漁人，特別具有做夢的天賦。安靜的小馬可一雙眼睛觀看所有人與所有事，尤其專注地看海，並告訴母親露絲（Ruth）水下世界的光景。他看見小水母在海底森林游動，看見銀色的魚群結成像球一團，令母親露絲驚疑，「他是命定之人」（54/64）。晚上睡覺時他會屏住呼吸，露絲會及時搖醒他，免得他在夢中沒有及時出水，而透不過氣。「他在睡夢中潛入水裡，而他清醒時也會潛入水裡，她則在一旁守候以確定他浮起」（54/64）。馬可做夢的眼睛看出去，清醒與夢境疊印，白日與黑夜互相延續，多向度的真實同時並存。馬可和維特卡一樣，早在水下之前，夢已穿透馬可的身體和心智，啟動他和海洋的互動。

就如同爾文所描述的平原原住民靈視夢境經驗，在夢中做夢人展開知覺，進入無邊而開放的總體宇宙。夢中經驗和現實世界兩相摺疊，感同身受，密不可分，並且沒有清醒和睡眠的區隔（參見第四節）。

馬可「有禱詞與歌賦」（63/73），長老對他另眼相看，許多責任將會落在他身上，「他是命定之人」（54/64）。馬可在學校的學習告一段落，長老帶去同住在大海灣的對邊，用阿契卡話，學習周遭「另種語言的知識」（62/72），辨認阿契卡傳統的動植物，並如同他的父親，學習用阿契卡人的眼睛看天上的星斗，星座反映海洋的生物，有巨鯨、海獅，還有生命之樹（256/259）。阿契卡的宇宙學，座落在天文科學、地理科學之外，是夢所遨遊之地，也是滋養夢的泉源。如吳明益語：

這世上有機會看過露脊鯨的人們已愈來愈少，也總有些人，認為這是無關緊要的事。然而就像小說裡阿契卡老人所感受到的海風，即便「那風在英文中沒有名字」，總有另一群生命能微細地辨別出它的不同，那樣的能力與經驗，正是維繫這個世界存在著各式各樣生命與文化精魄的關鍵。（7）

然而現代性運作的世界裡，其信仰是窮盡物之原理，以治理物的世界，馬可的與眾不同，他的做夢天賦、禱詞、頌歌無足輕重，母親露絲開玩笑說他將來可能得在造紙廠工作，反映了不同世界的巨大差異（63/73）。

（三）露絲（Ruth）

女性在阿契卡的捕鯨傳統裡是歌者，老海人維特卡的時代男人出海捕鯨，女人則在岸邊歌詠招引鯨魚。漁人進入海中的時候，面對大浪和巨鯨，隨時可能奉獻他的身體陷入海底深淵，妻子則「遵守靈魂的規

則」，掘洞深入地底，在地洞與深入海中勞作的丈夫同在。維特卡的妻子即使後來佝僂老邁，掘洞仍是她親力而為的工作（20/33）。

《鯨族人》書寫女性做夢的能力不讓男子專美於前，以露絲為總代表。小說中男子是海洋之子，受長老嚴格磨練，男子的夢專注於和海洋的來往，謹守方圓規矩。男子看透海水，露絲則聽海。女子不進入海裡，夢是四面八方包羅萬象的，更多是陸地的、人際的。霍根善用作家的詩學特權（poetic liberty），依循阿契卡世界的夢原則，書寫露絲的夢天地，兼具集體文化的意象和個人的情境。她網夢有如捕銀魚：「在夜晚，她像拉一群銀魚那樣將夢和記憶拉入網中」（37/48）。湯瑪斯被認為死於越戰之後的幾年，露絲常夢見水由她所居住的船屋湧出來，載著她浮沈，其間她常夢見湯瑪斯膝上坐了小女孩（38/49），湯瑪斯如何在越南逃生，也藉由她的夢中之眼映現出來。

越戰時期湯瑪斯遺留下來的戰地女兒琳，歷經艱難從越南來到美國尋親，父親湯瑪斯宛如行屍走肉，對她不聞不問，露絲則早已在夢中識得這個苦命堅毅的女孩（221/225）。來自破碎的魚米之鄉的琳，哭著對露絲說：「我的母親，她是我細胞裡的夢」（232/235），琳小時候追逐雞進入地雷區，母親隨後追趕而喪生。夢變裝成為修辭，刻畫在骨上，銘記在心上，鑽進身體裡。與其將夢看成是露絲有天眼通，不如說整個阿契卡情境提供了溫床，銜接個人和群體，延伸民族的夢傳統到境外之地。

露絲反對德懷特（Dwight）帶頭以傳統為名義，重啟捕鯨之舉，因為一切都改觀了，捕鯨運動沒有諮詢長老，也沒有和鯨魚的來往，沒有深度，純粹是人的出發點。「他們不對鯨的靈魂道歉，也未守承諾向他唱歌或祈禱」（95/104）。

從原住民夢文化的角度看來，德懷特之輩都是無夢之人，他們沒有跨出人的界線，和非人類的世界展開夢境層次的互通關係，而小說全文也果然沒有提到德懷特做夢。德懷特嫉妒這樣的能力，德懷特的一夥人劫掠露絲捕鯨人祖父的遺物，舉凡捕鯨舟上的道具，甚至照片都不放

過，但是貌像而神不似，他們感到「失落、匱乏」（81/91）。德懷特雖然帶頭文化復興，卻和阿契卡的海洋鯨族距離遙遠，停留在以人為中心的世界，無法像馬可真正和鯨魚無言對話，而趁捕鯨混亂的時候，置他於死地，最終也開槍射殺身體上和精神上都追求重生的湯瑪斯。

露絲無遠弗屆的夢，在小說《鯨族人》的極致表現為夢的互相滲透：

某晚她大喊：「他站在水上！」因此喚醒了兒子，霍斯特[狗]正舔著她的臉。

「是爸嗎？」馬可半睡半醒地問。

「對。」她這樣回答。「但那只是一個夢。」

「不。他在那裡。他正走過一片綠草。」

露絲在月光中注視他良久，說：「我認為那是稻田。」

「我也這麼認為。」

彷彿他知道稻米的樣子。

所以，兒子也看見這些事物，她這麼認為。（38/50）

善夢的母子共同進入一個夢境，馬可不學而知，識得稻苗，因越戰而變成兩地乖隔的家庭，也在夢中三方交集。

夢成為小說中潛在的場域，貫串全書，跨國、跨世界的夢書寫既依循夢傳統又增添個人想像。小說中幾位具有超強環境感應能力的人物，夢是他們的方法。現實與夢互為連續體，夢境承載種種演示的內容（performativity），人與鯨、人與他人、人與外在環境之間有著夢的連結，界線模糊、流動，就如阿契卡人相信的人鯨互換。

(四) 湯瑪斯 (Thomas)

不善夢的湯瑪斯和父親都是痛苦之人，因為身為維特卡的後人，卻無法企及先人的高度。湯瑪斯的父親，維特卡之子，是雕刻師，但不具備維特卡進入夢中與環境結合的能力。而出生時有章魚異象的湯瑪斯，帶來諸多想像和期待，而後和族中年輕友黨一齊參加越戰，希冀獲得友群和國家的認同，而致幻滅的收場。破碎的湯瑪斯以獵鯨傳統為救贖，希冀藉由肖似維特卡將自己從越戰的創傷拯救出來。湯瑪斯歷經喪子之痛而後覺醒，尋求長老的訓導，鍛鍊斷裂的身、心、靈，在海中操舟，以身體的勞動和精神的操練與海洋結合。湯瑪斯並非天才型人物如他的祖父和兒子，他回歸身體的基礎用身體的勞動和環境結合。不斷的操持帶來身心脫胎換骨和族人的響應，招致老朋友德懷特的殺機，當他划獨木舟出海要橫越海灣的時候，德懷特開槍射擊自己的朋友，身心靈合一，是德懷特無法企及的境地。

小說終結的部分，呼應湯瑪斯出生時章魚上陸的奇景，從湯瑪斯和露絲最後的和解，跳回到湯瑪斯中槍在海上漂流的情景，聚焦於阿契卡人海洋之子的靈性身份。人們看到湯瑪斯在海上漂流：

彷彿他的靈魂直接被印在海上。

……

他們看見一隻鯨魚抬著他，還有些人看到一隻章魚用腕臂像蛇那樣緊裹住他的身體，將他舉入空中。

有些人則說：神靈世界在尋找我們，要我們傾聽。(301/303)

(五) 原住民的夢傳統和世界化成

《鯨族人》本於原住民的夢傳統和現實事件鋪陳而成，小說中我們看到阿契卡的夢文化是阿契卡總體文化的一環，夢是阿契卡認知世界的途徑之一，做為人類和非人類自然環境集體共生的互動、互感方式，是

阿契卡世界意識的必要部分。《鯨族人》的人物透過夢去經驗世界，也成為善夢者性格的一部份，如同爾文的平原原住民，社會、個人和夢經驗互相摺疊，經由敘述、詮釋和儀式轉化成為行動，進入生活世界的範疇，一代接一代不斷的詮釋、再詮釋形成文化的脈絡（參見第四節）。

阿契卡世界創造的軌跡中，透過夢的仲介，有一套知識生產機制，整合夢的見識，建立共識、合法性、以及賦權。阿契卡的世界，是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的疊影，個人的價值繫於一個疊合的整體世界，人與現實世界的動物以及動物的精神體同存（being-with-animals），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互為夢境。在這個夢傳統的世界裡，人類世界和非人類世界互相連續，就如同馬可離開人世，在母親露絲心目當中，「他離開遠遊，去學習海底的知識，學習以鯨魚的雙眼觀察」（258/261）。濱死的湯瑪斯沈入古老大章魚的幻象世界裡，那裡包覆著「眼鏡、水晶項鍊、俄羅斯捕鯨人之妻丟掉的翡翠」（289/291）。海洋的記號寫入岩石，銘刻著螺旋的紋路、鯨魚和人類的誕生（278/280, 289/291）。霍根的小說《鯨族人》演練阿契卡的總體世界，融合具有文化生產力的夢傳統，書寫這個海洋原住民族的世界化成，鯨和海族與人共同巡遊。

阿契卡族閉眼熱切頌歌祈禱時，鯨之靈性存在是否就如夢一樣從汪洋的意識之海浮現？感應之夢的最初源頭，在起心動念處，是否是一種熱切的追求，追求心之所望？德希達說，當我們「期望、嘆息和夢寐以求的時候」，我們心中真正的心思有了一個形體，我們心中最深沉的想望／慾望有了一個形像（qtd. in Caputo xviii）。夢是熱切渴望的形體化，解構大師 1991 年閱讀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Confessions*），出人意外的自我告白，身為猶太裔的德希達稱之為 *Circumfession*。他告白，他也嘆息，也等待無與倫比的「全然不同」（*tout autre*）。「全然不同」不可尋，但是絕對必要，以致於發而為文，寫下如此的文字：

你已經花費了整個人生
邀請、呼喚、允諾

期望、嘆息、做夢
召集、呼求、挑動
命名、編派、要求
處方、指揮、犧牲
…… (Derrida 314)

他承認上帝之不可能，但並沒有放棄他的想望，所以在 *Circumfession* 中他直接告白期望、嘆息、夢見一個絕對的未來，半帶著齊克果和聖奧古斯丁式的想望。

原住民的夢文化和夢傳統，是否起初也是熱切渴望的一種形式，和聖奧古斯丁都有相通的動力源頭，而後各自發展成一套民族文化文本？霍根小說《鯨族人》和爾文專書《追夢的人》，其根本都有熱切渴望的基礎，夢中的形體、行動、接觸、溝通，其基礎是想望、渴望、慾望，從基層物質世界出發的渴念轉化，凝聚出夢中的世界。這些民族熱切渴望接觸超乎人類的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召喚這個透明存在與人共同呼息的世界，進而發展出整個夢的民族文化形式，呈現集體文化之夢，從活命的需求，和生命世界的呼喚，到尋求突圍，突破有限世界的想望，過渡到多重世界，夢是想望之人和生命連結的一環。

霍根之阿契卡人召喚出海生族群、海底風景，以及兩地乖隔親人的形象。通夢之人夢中摒息投身入海，置身於水草、海流當中，完全的融入。他們臨海張開雙臂閉眼誦歌，喚來巨鯨，與鯨交談，如夢似真，夢影與現實交錯互為真實。熱切渴望呼喚來影像、聲音、和另一個向度的世界。

六、結語

夢的解讀在時間的長河中經過了本質上的轉變，自天降的神聖天啟到潛藏的無意識，夢和人的生命還有什麼關係？本文以原住民夢文化和夢傳統為焦點，開展夢解析在多元文化中活躍的多義，以及夢所能釋放的活潑的文學生命，其延伸則是人的多元和多義。

榮格終其一生只能想像和自然的象徵關係 (Bernstein xvi)，西方心靈和自然的分裂非常困擾榮格，他說：「人已經永遠失去和自然的直接聯繫，由此產生的情感能量被吸進無意識」(qtd. in Bernstein xi)。范·狄羅瑞亞也非常惋惜，在造就西方文化空前成就的同時，人們的代價是切斷自然做為精神和心理生活的源頭，使得西方偉大的文化變得過度偏向理智，因而狄羅瑞亞覺得美洲原住民的心靈世界是美洲原住民還可以送給西方的禮物。玉米、馬鈴薯、菸草、番薯、辣椒、可可等美洲原生物在哥倫布之後傳入歐洲，有如新大陸送給舊世界的禮物；但是在口腹之糧以外，原住民的心靈世界是否能夠受到接納，進而裨益西方文明呢？

Arthur Amiotte 說：「原住民文化讓不可見的透明世界得以在場，支撐了一個神話般的存在，並且將神聖的時間和地理整合到普通的时间和空間。這樣的文化，有特別的容量，他們看待自我和所有事物的關係，也有一個獨特的視角」(qtd. in Irwin, *The Dream Seekers* 56)。⁶ 夢在這樣的文化脈絡裡，出入人的意識和身體感應，成為世界的通道；個人、族群和多重世界的互相對流，形塑了一個跨關係的知識地圖。有鑑於此，原住民的作品中夢的運用形成另一個有脈絡的文學系列，與西方夢的作品並駕齊驅。

在原住民世界流轉的夢各有不同的遭遇：紐西蘭毛利教授 Paul Whitinui 說，他們復振毛利教育，與現代教育雙軌進行。傳統教育珍視夢，讓歌、舞、樂、故事、口傳傳統復振回到日常生活，用整個文化形

⁶ Amiotte, Arthur. "Our Other Selves: The Lakota Dream Experience." *Parabola* 7.2 (1982): 26-32. Print.

式來滋養夢的溫床。⁷ Wampanoag 印第安人 Jessie Little Doe Baird 有幾度夢見先人說話，但是無法瞭解，後來得知是已消失百年的族語，繼而發動並投身復活族語運動，成就斐然，於 2010 年獲得麥克阿瑟獎，其輾轉過程可見於 Ann Makepeace 的紀錄片 *We Still Live Here* (Âs Nutayuneân)。⁸ 賽德克眉溪部落伊婉·貝林說曾經想過以夢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但是這些夢經常被看成天方夜譚……。⁹

夢在許多原住民傳統裡是社會力的一部份，參與現實，形塑性格，造就不一樣的人性。原住民的夢傳統挑戰我們固守的意識型態和生活型式，揭露現代性的模式不是唯一，也不是標準。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的夢研究迄今只是邁出了一小步，跨越不同本體世界和認知模式的跨文化溝通和文學研究仍然有待投入。

⁷ Paul Whitinui 教授為筆者 2013 年美國原住民與原住民研討會 (Native American and Indigenous Studies Conference) 發表論文的專題場次主持人，研究領域為原住民倫理與生態、原住民知識系統、毛利教育等。

⁸ Wampanoag 族即五月花號登陸後，清教徒最早接觸的原住民，協助清教徒渡過嚴酷的冬天。Makepeace 的紀錄片 *Coming to Light: Edward S. Curtis and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曾於 2007 年科博館 Curtis 特展一齊播放。

⁹ 伊婉·貝林有關「夢」的辭條：「傳統的生活『夢境』成為另一個想像空間，在部落中可以舉出非常多的例子，而且它是神聖且嚴肅的事情。夢也是一種儀式行為，從開墾新地、狩獵、治病儀式，到生活上判定吉凶等，都必須藉由夢境的解釋，做為部落族人個人行事的依歸，並希望從這既簡單又隆重的儀式中，得到一個好夢。」摘錄於《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擷取於 2014 年 8 月 21 日。<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3727&keyword=%B9%DA>。此辭條對於「夢」的詮釋摘錄自伊婉·貝林的碩士論文《Utux、空間、記憶與部落建構—以 alang Tongan 與 alang Sipo 為主的討論》，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2006。

引用書目

中文

伊婉·貝林。〈夢〉。《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擷取於 2014 年 8 月 21 日。

<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3727&keyword=%B9%DA>

吳明益。〈我們正在毀棄生活〉。琳達·霍根（Linda Hogan）4-7。

夏禱。〈夢的使者〉。《新紀元週刊》128（2009）：無頁碼。網路版。擷取於 2013 年 9 月 3 日。

<<http://www.epochweekly.com/b5/130/6576p.htm>>

琳達·霍根（Linda Hogan）。《靠鯨生活的人》。刁曉華譯。台北：書林，2010。

英文

Basso, Ellen B. "The Implications of a Progressive Theory of Dreaming." Tedlock, *Dreaming* 86-104.

Bernstein, Jerome S. Foreword. Deloria vii-xvii.

Bulkeley, Kelly, ed. *Dreams: A Reader on the Religious,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Dream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rint.

———. *Dreaming in the World's Religions: A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NYU P, 2008. Print.

Caputo, John D. *The Prayers and Tears of Jacques Derrida: Religion Without Relig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7. Print.

Cheah, Pheng. "What is a World? On World Literature as World-Making Activity." *Daedalus* 137 (2008): 26-38. Print.

- Deloria, Vine, Jr. *C.G. Jung and the Sioux Traditions: Dreams, Visions, Nature and the Primitive*. Ed. Philip J. Deloria and Jerome S. Bernstein. New Orleans: Spring Journal P, 2009. Print.
- Derrida, J. "Circumfession." *Jacques Derrida*. Ed. G. Bennington and J. Derrida.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3. Print.
- Freud, Sigmu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900. New York: Avon, 1965. Print.
- Fromm, Erich. *The Forgotte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reams, Fairy Tales, and Myth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1. Print.
- Gonzales, Patrisia. "Dreaming Ceremony: Medicine Dreams." *Red Medicine: Traditional Indigenous Rites of Birthing and Healing*. Tucson: U of Arizona P, 2012. 169-87. Print.
- Hogan, Linda. *People of the Whale: A Novel*. New York: Norton, 2008. Print.
- . *Solar Storm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Print.
- Homiak, John. "The Mystic Revelation of Rasta Far-Eye: Visionary Communication in a Prophetic Movement." Tedlock, *Dreaming* 220-45.
- Irwin, Lee. "Sending a Voice, Seeking a Place: Visionary Dreams Among Native Women of the Plains." Bulkeley, *Dreams* 93-110.
- . *The Dream Seekers: Native American Visionary Traditions of the Great Plains*. Norman: U of Oklahoma P, 1996. Print.
- Kracke, Waud. "Myths in Dreams, Thought in Images: An Amazonian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Primary Process." Tedlock, *Dreaming* 31-54.
- Poirier, Sylvie. *A World of Relationships: Itineraries, Dreams, and Events in the Australian Western Desert*. Toronto: U of Toronto P, 2005. Print.

- . “‘This is good country. We are good dreamers’: Dream and Dreaming in the Australian Western Desert.” *Dream Travelers: Sleep Experiences and Cultur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Ed. Roger Ivar Lohman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07-26. Print.
- Shulman, David, and Guy G. Stroumsa, eds. *Dream Cultures: Explorations in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Dreaming*. New York: Oxford UP, 1999. Print.
- . Introduction. Shulman and Stroumsa 3-13.
- Sigler, David. “The Navel of the Dream: Freud, Derrida and Lacan on the Gap where ‘Something Happens.’” *SubStance* 39.2 (2010): 17-38. Print.
- Tedlock, Barbara, ed. *Dreaming: Anthrop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Santa Fe, New Mexico: SAR, 1987. Print.
- . “Dreaming and Dream Research.” Tedlock, *Dreaming* 1-30.
- . “The Poetics and Spirituality of Dreaming: A Native American Enactive Theory.” *Dreaming* 14.2-3 (2004): 183-89. Print.
- . Preface. Tedlock, *Dreaming* ix-xiv.
- . “Sharing and Interpreting Dreams in Amerindian Nations.” Shulman and Stroumsa 87-103.
- . “The New Anthropology of Dreaming.” *Dreaming* 1.2 (1991): 161-78. Print.
- Turner, Victor.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Ithaca: Cornell UP, 1969. Print.